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毛鴻儀

抑菴文後集卷十二

明 王直 撰

序

贈雲南按察副使徐君序

國家設提刑按察司所以察有司之在外者凡吏之賢否生民之休戚事之治不治皆得以職行之官有使有副使有僉事使雖尊而專然未得一臨郡縣惟副使僉事則分道而廵歴焉於夫吏之賢否民之休戚事之治

不治可以精察而審行之為之使者相與同其好惡公其是非按舉明沮勸當則何患吏之不賢民之不安事之不治哉凡天下之任按察者其職皆然而地之遠者為尤切蓋遠則人易縱法易弛如是而欲吏之皆賢民之盡安事之畢治難矣雲南去京師萬餘里蓋最遠也則其弊豈不有如前之所云乎者而按察司之所係豈不尤切也乎居於是者宜何如其慎也今聖天子精理治道興太平慮夫吏之不賢而民有不安事有不治者

故下澄汰之令而其所託重則在乎按察司夫官以按察為名茍無斯令猶當奉職以行之況重於斯令乎則其奉行也當益嚴且慎焉精其權衡謹其尺度則輕重長短莫之能違矣使仕於郡邑者無不賢則民將無不安事亦無不治此上之所倚下之所望也予嘗因是而思之以為致理之本在於此猶慮或有輕重長短之失其宜者無以慰夫倚望之意然此愚者之過也監察御史徐君廷謨以三考績最陞雲南按察副使廷謨持風

裁識大體其出入中外振舉憲度激揚清濁有名久矣今之往也其於舉職蓋不難因鄉友尚寶少卿袁君忠徹徵予言贈焉故復為言如此廷謨亦有取於予言也乎

贈李與紳詩序

江西上流諸郡去北京七千餘里而賦稅之輸京庾者大半焉其浮江以達于淮皆深廣利舟楫自清河以北至臨清水皆淺澁而公私行者如蝟毛其泝洪與上下

諸閘必單舸循次而進每曠旬日始得度而又常有衝激漂沒之虞其險且難可謂甚矣近年河溢自宿遷循其支流涉睢水以歴于汴又折出張秋以入衛河可以徑進而無滞碍然地多荒僻南方之人未甞涉此者多疑之則往往由故道犯險難而縻歳月非篤意公家而見幾明决者不能易也新淦李與紳故家子好學而喜文有司以其富貲産也推為萬石長於是督運以來至宿遷病其道之險且難也則謀於衆曰賦出於民以給

公上非吾私也若循故道則豈獨廢時後事哉一有不虞如民力何昔之君子之謀事也苟利上下則從之由此以往庶幾其有濟乎從者凡二百餘艘得常所往來一人而歸其傭使為鄉道無毫髮爽失既至京師悉登公庾矣而聞後之來者尚不能踰濟天既寒水且凍其至蓋無日也非與紳篤意公家而見幾明決豈能是哉於是與紳姻戚陳素徽貞由延平教授謁選在京師與其所常厚者皆酌酒賀與紳又求詩以華其歸而請予

為序予泰和人也泰和之饋運皆循故道未有能至者則予安得不為與紳喜予夫京師者百萬之衆之所萃也而粮餉為之本故每歲必分遣大臣往督焉然以愆期獲罪者十常八九至於久而不能畢者盖多也雖其道之險且難抑安得人人皆如與紳等哉然予聞與紳所由道亦多淺澁秋雨時至始漫為洪流與紳之所以利涉者盖亦以其時也與紳歸告諸饋運者使皆以時勉焉上不負公家之賦下有以紓民力之勞豈非仁者

之用心哉故為序之詩凡若干首

送陳叔達歸毘陵序

今皇帝在位厲精圖治詔天下舉賢才於是毘陵以陳浚叔達應詔既至京師將用之以母老懇辭得歸養刑科給事中張守信等與其姪常為同僚喜叔達之志遂也相率求予文送之憶昔太宗皇帝時脩永樂大典徵天下名儒叔達之伯凡濟子伯載以布衣入館閣未幾授春坊賛善仕總裁博學淳行為士大夫所推重而其

兄洽孚叔缺為吏部侍郎交趾之役有勞績陞兵部尚書後竟卒於官予竊官翰林蓋久故嘗接二君有文字之好今雖未交叔達其可愛一言乎君子之於道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然而有義焉義所以制其出處之宜也人道莫重於君親然兼盡其事蓋難也旣事君矣義不可顧其私若親老而待養焉亦豈可貪榮而不去哉當仕而顧私則虧忠當養而貪榮則虧孝君子於此亦度於義而已矣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

也義之與比制事而度於義固聖人之所與也叔達之兄既盡忠於國矣則終養於親固叔達事也辭榮而歸豈非義哉然則叔達其亦聖人所與也與古之人有吳起者棄其親以求其任君子非之後之如起者不少也身居富貴而父母不足於口體彼其於親如此安望其忠於國哉此子所以重叔達也叔達歸矣他日移所以事親者以事國則忠孝不亦兼盡矣乎

君子之世其家者不茍然也務善而已矣積善於躬豈為家計哉然而往往昌其家此天所以佑善也天之不可必舊矣然善者天佑之君子不求必於天而必於為善必於為善而獲佑於天天蓋可必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誠知其果然也此豈無徵於天道哉浮梁戴氏所謂務善以世其家者也戴氏自晉中書侍郎遯南渡家建業至唐再徙於新安之南也錢塘令璋又徙家浮梁自遯至今兵科給事中弁若干世以儒入官者不

少矣給事之祖東山先生兄弟皆明經篤行不及仕而卒其父嗣安先生年幾七十以善行稱一鄉而其母亦淑善有儀法給事兄弟七人喜其親之齊壽也作堂以奉之而請名焉嗣安先生以為今日得昌大者皆祖宗積善之餘也取易之語名之曰有慶之堂盖承先啓後之意寓焉京師士大夫皆為賦詩而以序屬予予謂善者天之道為善者人之道人道盡則天道應之善其本慶其效也然善謂之積者聚而有之之謂也自倫誼之

大而至萬事之理皆躬踐而實得斯可謂積矣積之盛則貽慶也益遠江出岷山合蜀衆流出三峽為荆江又匯沅湘漢沔之流洞庭彭蠡之豬汪洋衍迤東注于海萬古而不息者其本盛也戴氏先世以積善為務既流慶於今矣今之所積以遺後者盍亦觀於此乎哉給事凡弟皆謹於為善其於諸子尤拳拳以善為訓有慶之堂洒掃有繼矣故為序其詩亦使觀者有所興起焉

送莆縣丞思敬赴慈利序

思敬孑同邑人早孤克自樹立其事母能孝其於兄弟友愛尤篤其出而從事於時以才能著稱久矣留北京又十年名公大人多知思敬者而以予鄉舊尤往來相好也思敬通法律而心甚和平不肯為深文巧詆其在刑部閱奏牘一年刑部之長及諸郎吏亦以思敬為無害皆愛之今年謁選吏部當聖天子厲精圖治以隆太平之業思俾百姓皆安於田廬以樂生送死而無轉移失所者於是大臣建白凡諸郡邑皆增一官往撫之思

敬得慈利縣丞或謂以思敬之才不試於要劇使得舒展盡所長而使丞於下邑無乃非所宜也乎予意不然天生斯民必立君以統治之君不能以獨治於是設官以分治焉則治民者固天職之所重也國家聖聖相承德被天下民之安也久矣而尤欲使之安此天地生生不已之意也且人孰不願安然或有未安者非心之所欲有未遂也乎思敬受天職之重體聖德之隆往盡已之心以求民之所欲而皆推以與之則民之安生樂業

盖如山而加維之也安有失所之患哉民邦之本本固則邦寧其視居要治劇以盡一日之長輕重可知矣思敬勉之哉且予聞之周詩曰豈弟君子豈以强教之弟以悦安之漢史稱循吏者上順公法下順人心之謂也此後世治民者所當法也思敬尚虛心潔己以師法古人毋若彼擬擬者之所為則有以副上意矣故為序以送之庸俟他日以考其成也

贈鄭太守詩序

宣德五年十一月刑部主事鄭君珞希玉出知寧波府知希玉者惜其去曰希玉端靜而有守沉厚而能斷凡獄之隸乎已者必公其是非不肯任情為輕重自御佐以下皆賢之曰如希玉者固宜在刑部奈何出為郡哉予曰爾以為端靜有守沉厚能斷者獨宜於理刑邪抑為郡者有不必如此邪天下之郡其地皆環千餘里為之民者不下數十萬治之茍非其人則民有能得其所者乎聖天子篤於愛民慮夫臨民者不能得賢也勅藩

憲大臣考察而澄汰之彼其所以見黜者非邪僻躁妄則輕浮暴刻喪其守而謬於斷者也故命諸大臣慎擇賢者而任之蓋患不得夫端靜有守沉厚能斷者若希遂者奈何其不可也且獄所以繫皆臨民者不能端靜而守沉厚而斷之所為也夫民有欲則爭爭而不能平則訟臨其上者皆若而人宜其集於刑部紛紛也使希玉固宜使為郡則千餘里之內數十萬之民將無不自玉在刑部其所理有限令守一郡而盡心焉則一郡之

獄訟平矣天下之為郡者皆若是則刑部之獄將不遂清省矣乎葢為郡邑者乃治化之本也則希玉之去可乎不可邪古之所謂循吏者謂其奉職循理不尚威嚴而治端靜沉厚有守而能斷希玉且將為循吏奚為其不可哉言者不能難適寧波之仕者監察御史徐君訓河南按察僉事鄭君雍言求予文以贈行予思可以告希玉者莫易乎此遂書以贈之

贈梁同知赴徽州序

永樂十年思南思州兩田氏以叛虐伏誅其人請置吏如内治使得漸被聖化沐浴膏澤於是開貴州布政司析其地為八府慎擇良吏往撫焉予友梁君仲𣓨得同知新化以寛惠為治郡人安之時他洞苗民弗靖主兵者將盡殄焉檄仲𣓨以民丁從仲𣓨謂蠻夷未習教化若以恩義往諭之當不煩兵而定既而三十六洞皆從化仲𣓨與約使一遵法令衆皆悅從兵遂罷於是皆以仲𣓨能愛人交譽之而貴州之論文學者亦推仲𣓨洪

熈初脩太宗皇帝實録詔天下具事狀以聞貴州以仲
築領之其所論著事皆詳實士大夫以為難會有言諸
郡事簡宜省員仲築於例當改官郡人欲留之不可既
待次吏部復以簡擇督賦於浙江不苛而事集於乎仲
築之才行如此其可多得也哉今受調之徽州徽州畿
内之地朱子之闕里也其誦詩書習禮義而地多物産
號為富饒民既足於衣食故風俗淳美仲築有愛人之
仁重以文學之懿宜於彼有不宜於此乎其治教盖有

不勞而成者然今之著令凡仕者三載考績三考而黜陟焉仲檠在郡將九年於陞陟不遠矣予慮徽人欲留之將復有不可得之歎然甘棠之詩作於召公既去之後仲檠尚加惠徽人使有以歌詠不忘則善矣故於其行序以送之且以示徽之人使知仲檠非苟然者又因以致勉之之意仲檠名輈予同邑人嘗同遊鄉校相知為最深云

贈耿指揮致仕歸鎮江序

鎮江衛指揮同知耿興自然之守鎮江久矣軍政閑和民用寧謐今年以有疾聞請俾其子禎代朝廷從之自然既致其事而歸凡相與愛厚者因予友何彦澂求文以贈行自然泗水人開國功臣耿公再成之孫也初太祖皇帝受天命起濠梁一時豪傑雲合景從公最以忠勇知名其間既從上定江南下浙東累以戰功授官至江南分樞密院判官守處州歲壬寅與苗寇戰歿於陣洪武丁巳追論勳舊贈公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護

軍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追封泗國公廟食於京師後四年乃以公之子岷為蘇州衛指揮同知自然之尊府也守蘇州二十年乃卒而自然繼之歷三十餘年始致其事而子禎代焉於是耿氏之有爵禄四世矣自古豪傑之士奮不顧身以成功名取禄位皆欲及其子孫而延于久遠然至再傳而失之者多矣子孫之不肖不思前人樹立之難而隳忠與孝也泗國之遇太祖奮其智力以經營四方至於隕身行陣其功烈偉然也封

為上公列之廟祀而榮其子若孫朝廷之德厚矣夫篤於事君而心無不盡者忠也篤念其親而思不辱者孝也維忠與孝然後能迓續於無窮自然致仕而訓迪其子俾有以光前而裕後其安可忘哉忠孝之道古之人行之而光遠有耀者不少耿氏能世篤忠孝則濟其美雖傳之無窮可也詩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自然以之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則禎等所宜務也故書以贈焉

贈王太守赴雲南詩序

昔之論為治者率寄重於郡守蓋郡守吏民之本也郡守賢則其所施者皆賢而民受其惠矣漢宣帝嘗曰民之所以安其田里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惟良二千石乎宣帝厲精為治其綜核甚精而課勵甚嚴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則諸郡之為守者可知矣然天下後世多誦黃霸及考其德則曰温良有讓外寛内明而已至於行事則能宣上恩澤垂意鰥寡困窮及布教條勸

民為善防姦務耕桑節財用勤畜養而已非有超世絶人之事其視嚴延年輩威尊望重令行禁止直若不侔然褒顯於當時播揚於後世如此則知守之當務果在此不在彼也後之為守者益多其欲為延年者有矣壘以敗官諂以辱身媕婀以惠姦苛急以病民者亦有矣其如霸者益少此君子之所歎也今天子仁聖鋭意養民詔書屢下蠲逋租減重税省徭役數遣大臣問民疾苦而振德之慎擇郡守璽書奬勸其所丁寧付畀

者皆仁政之施誠能如霸宣布於下而孜孜其所為則民奚有不安治效奚有不處此上之所欲衆之所望也安成王君貴莊為監察御史滿九年以績最超拜雲南太守貴莊寛厚端重其存諸心施諸事見稱於人已久其於為霸宜若無難者若為守之失如前所云則未必有也能副上之所欲與衆之所望審矣於其行也學士大夫皆賦詩送之而予則書夫守之所宜者如此以為序是亦期望之至也

贈主客郎中李君赴南京序

郎官漢置分掌尚書事其始稱守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凡事皆取決尚書受成而已至於詔令典冊亦出其手其入直則官給䄄褥帷帳青縑白綾被大官供食物侍史執香爐護衣服奏事殿中則含香以自近最為華要魏晉以後其員多寡不同然皆極當時清選號為大臣之副國朝因之其職任崇貴無大相遠仕者至於郎中葢可謂榮也矣予友李君子譚廬陵之秀也始領

鄉薦入太學擢授行在刑部主事以詳慎著名滿九年陞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未幾改兵部武庫時朝廷命出師擇大臣之能者掌其幕府事適陽武侯薛禄出戍邊勅遣子譚與偕行既歸改工部虞衡今年代還改禮部主客以子譚之才更歷郎署凡四五為正郎者十年不知昔人久處華要如此者能幾人然則子譚之榮亦盛哉予聞西漢置郎時尚書有客曹專主外國夷狄光武分為南北主客魏為南主客晉分左右南北主客其

後或分或否而官稱亦或異唐武德以來乃專置主客官復稱郎中其所職猶昔也今天子至仁如天覆被遠邇四夷貢獻無虛日為主客者得以所職周旋其間以觀太平一統之盛其視他署不亦尤榮矣哉子譚今之南京凡西南諸夷之來朝者皆主之然後覲于北京子譚雖達其尚加慎矣乎使聖德益充洽遠人益歸仰奔走慕義益加於昔則子譚之職盡矣進而佐大臣當大任可待也行在禮部與子譚為僚友者求予文以贈行

故為序如此

贈四川按察僉事茆維揚赴任序

維揚慈谿人始登乙未進士第其鄉前輩今國子司業陳先生在翰林與予處亟稱維揚之賢而予未及識之其後維揚擢授廣西道監察御史有名無幾調四川道其名益甚予自念久官京師有人如維揚者而不能一相接何其會合之難哉今年維揚以三考績最陞授四川按察僉事將行其同列之賢求予文為贈夫相知於

十數年之前終未得一朝之遇今而以言相贈豈能亮予之意哉然不克辭也國家建官治民其制備矣而所倚重者惟風憲葢綱紀法度所繫也綱紀或不振法度或不脩而欲民之得所難矣夫貪暴在位姦狡豪橫之得志綱紀法度所由紊也任風憲者廣聰明嚴刺舉而一斷以公使凡若此者皆不得以為病然後民之賦稅平徭役均枉直不失其宜富者得保其所有貧者亦得遂其安而治道成矣其所倚重葢如此彼不知者惟以

決獄視風憲而昧所重者亦往往於此自足焉無乃舉其細而遺其大者乎維揚為御史久矣葢能知所重者也今之四川斂其所以大施者而專施焉四川之民之幸也然予聞之四川地大人衆仕者之皆賢與否不可知也姦豪之民舞文巧詆傲狠而嚚訟者亦比比有焉綱紀之振法度之脩維揚宜加意也耳目無所蔽舉措無所私去其所以為病者而俾民安焉則國家倚重之意得矣維揚久治四川道其威令素行而聲譽素著予

知其無難為也姑書所見者如此以為贈行序

贈年景和序

國家任天下之才以興天下之治而用有虞考績之法課勵之苟能稱任則又推恩於其親益課功以勸忠推恩以勸孝此有虞之世未盡行也然則聖仁之逮下其過於古昔遠矣士生斯世而蒙遇若此豈非非常之幸哉鳳陽年君景和今行在吏科給事中富之父也好善樂義篤於教子由是富以明經領鄉薦分教德平縣學滿

九年蒙簡拔給事殿廷能以勤慎舉其職而天子以為六科最親近執事樞不可處非其人然必尤賢者總其事遂調富掌刑科益盡心不懈從容於禁密之地周旋於法度之中既考績上以為稱而推本於父母封景和為吏科給事中錫之勅命時景和就養在京師於是父子偕入謝命服相映進退煜然朝之士大夫莫不榮之景和既受命將復歸鳳陽凡與富同列者相率求予文贈之予謂國家推恩羣臣及其親之存者有矣然或以

衰耄之年或違越山川之阻遠致其命已足為榮求如景和父子同拜於廷傾動人之耳目而起人之羡慕者蓋千百而一二也豈不尤榮也哉雖然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君子所當念也今推恩之典有虞未之行也景和父子既受之矣則所以圖報者詎可庸常自處乎父益以忠孝為訓子益以忠孝自勵父子之道君臣之義交盡而不愧於古人則年氏之榮豈特此而已哉故為序以贈之而加勉焉且以示其鄉之人當亦

有羨慕而興起者

東軒詩序

東軒詩若干首士大夫為羅履魁作也履魁廬陵人其先自印崗徙居大安代以詩書顯聞至履魁尤聰敏好學就其所居之東作小軒聚書數百卷襍植花卉於其前履魁讀書奉親與賔客談論皆於此軒以其在東而面陽也故名之曰東軒今年來京師求諸公賦之而請予序夫士之自處蓋必有藏脩之所燕休之居以寧其

身樂其志然後能肆力於先生之道而施之事親敬長之間若風雨之不除怫鬱之不釋雖勉而為之無不可者而亦豈能久而不厭哉此人之常情也昔之為士者衆矣或廣宇豐堂不足以資於學而陋巷窮廬乃得之此則視其志何如也雖然士之有志者亦多矣或奔走於世務之役而遂遠於道德之塲如鈎州之東軒徒足以資啞然之一笑豈非又以其時哉予用是知士有為學之具尤欲有其志有其時也若履魁可謂兼有之矣

履魁之來京師適當聖天子臨御之初深仁大德涵育天下有志之士莫不洗濯磨治思欲自效於一時履魁其亦有志者也夫地有四方東為先天有四德元為長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履魁有志於學而居於此軒其尚充類而至於其極可也充之則為士之道得矣故予為之序而歴道其所以然者以相其志云

送潘教授序

潘先生钺守民止為翰林檢討二十餘年年已七十矣

今天子即位嘉惠臣庶先生以老疾辭位上憫之不欲勞以事又不欲絶其禄也使歸為温州府學教授其鄉之士大夫皆為先生喜屬予作文以送之予謂君子之事上也盡其心焉耳然而力有不能遂者則亦達其誠而已矣上之於君子也盡其禮焉耳於其力有不能遂者則亦加以恩而已矣下以誠事上則不至於曠官而伐檀之譏無有也上以恩待下則不至於失所而權輿之歎無有也此所謂上下交而為泰也至於後世而君

臣之義缺其事上也不以誠故竊禄終身而怠其事者有矣其遇下也不以恩故盡瘁以仕而莫之顧者亦有矣豈非上下不交而為否乎是以君臣貴乎相遇也先生遭遇聖明思欲效忠而力不能遂乃以誠聞於上上亦憫其志而加之以恩此千載之良遇誠所謂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則其鄉之為士大夫者安得不為先生喜乎然予聞之古者七十致仕而歸則以其道教鄉人子弟俟德成而升用之况先生受教授之任者乎則所

以成一郡之人才而厚其風俗者實先生事也予葢又為其鄉之子弟喜矣故為文以送之使其人知先生受恩於上真難得而可樂如此又以俟其教之成也

送龍公常大使之崇安序

公常予泰和故家與予處者十餘年矣前年冬與之同上京師同舟而載者三閱月及至京朝往而暮來相與談道德論政事之宜閒則飲酒相懽歌呼大謔怡然至樂也其言談舉止莫非予所愛者然非獨予愛之凡與

公常識者蓋莫不愛也嘗竊自謂公常以英妙之年負邁往之氣抱敏達之才其試之用宜無不可者今乃得崇安縣遞運大使以去凡相知者皆惜之而公常則休休自適無不滿之意問之則曰好高而惡卑者人之情也然卒卑而不能以自高者命也吾嘗受學於先生長者而知命之說矣順其勢之自然不以人為害之也吾今之所得者豈偶然哉蓋所謂命也然詎知退之極而非進之地邪且吾之親老矣今得禄於南方可以遂朝

夕之養而職事亦不廢則於私計得矣安可厭卑而慼
慼邪予聞而善之夫位之崇卑信所謂命也而君子處
之有義焉位尊則欲道之行位卑則惟職之盡位尊而
道不行孰若處卑而盡職之為愈也孔子嘗為乘田委
吏矣亦曰會計當牛羊遂也豈有厭卑而曠其職哉又
況不如孔子之聖者哉不如孔子而厭卑以敗事斯非
安人也乎公常盖可謂安於義命者矣安於義命君子
之道也且予聞之君子之仕也貴得禄以為養也故三

釜而逮養則必樂千鍾而親不及則心悲公常之親老祿雖薄而得以致養焉則其樂可知也千鍾之厚奚以易此樂哉又安知其後之不至於此也哉士大夫聞予言而皆樂之相率賦詩以贈其行予輒書予言以冠其首云

送方經歷序

國家設兵衛以戒不虞率以有功之臣為指揮以統之教之以行陣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程其器能科其精壯

以待用於一時至於機務之緩急錢谷之出納戎器之除治一切文書之往來則以經歴掌焉凡朝廷有事於諸衛而遣人往臨之必責成於經歴其所統轄之大臣與夫郎官御史以事而來者亦於經歴乎是問其職至重事至繁也夫以七品之官而其職任如此非才智傑然老成之士不能矣故今謁選於吏部當得七品官者類恐為衛經歴惟才智老成者則不以為難莆田方君定得建陽衛經歴予視之怡然自若也盖方君於是官

凡三遷其所涉歷者多矣盖所謂才智傑然老成之士也職雖至重事雖至繁其何足以勞方君哉夫君子之仕也不以進位為難而以不舉其職為患誠能舉其職則先雖卑其後必進於顯榮猶歷階而升身愈尊人愈仰之矣今方君之秩雖未甚高予知其且優為之也則他日之進於顯榮其又可量邪予同官翰林檢討黃君壽生與方君為同門皆予親戚歐陽允賢教授莆田時之高弟弟子也是以方君來京師特與其弟監察御史

允和相愛厚予因是識之而亦與予相愛也方君坦厚之情其可多得哉於其行遂為序以送之既以重方君又以慶其為統帥者之得賢助也

贈陶僉事序

初陶君得溫之為吏科給事中也其友余君正安與予同在翰林為脩撰因正安始識之其言論恂恂進退必以禮予心重焉當時六科之為給事中者皆得人然皆謂得溫敏於事而慎於已其執筆而侍上左右也亦未

見其有尤焉予用是益重之其後予以憂家居得温秩滿陞福建按察僉事予聞之滋為喜盖謂得温之居朝廷其所樹立已如此宜於内有不宜於外者乎永樂壬寅太宗文皇帝慮有司之病民也遣大臣往省之而刑部侍郎楊君勉之福建楊君聰察强毅好善而惡惡一時方面大臣少所假貸而亟稱得温為能及今上即位大正庶官又遣御史考察焉則又稱得温以為宜於其職得温信可謂賢於人者矣夫矯飾以干名者可偶一

得之而不可行於久今得溫屢省而屢有名非誠賢於人者能之乎福建之為府八為縣凡五十其民豈止數十萬為之吏者果能皆賢矣乎不賢而居民上民其有不病事其有不廢矣乎如是而欲治道之成可得哉故按察司所以別白其人之賢否而進退之以成治道者也其職任誠重矣古之論治者蓋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之明則用之得其宜然後能安天下之民而無失所者然人亦不易知也昌黎韓公以為知人之道在於精鑒

博采之而已精鑒者明其心以燭之之謂也博采者咨於衆以審之之謂也明其心而不蔽於欲咨乎人而不惑於邪則賢否惡乎遁哉賢者顯而揚之不肖者黜而去之而治道成矣得温之治福建其道蓋有加於此者予不能知也而予之所見有如此因翰林孔目杜謙與素厚者求贈言於予予遂書以送之且諗於得温以為何如也

送楊縣丞詩序

建安楊純字彦實令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先生之從弟也初以材識從事於有司既九年得潮之揭陽縣丞以去中書舍人蘇鎰良金於彦實有鄉曲之好求諸大夫士作詩送之而屬予序夫丞佐令者也以百里之地為之民者累千萬而衣食其寒飢均節其勞役安其羸老長其幼孤使相樂於田里而無辛苦愁怨之聲者縣令丞職也故朝廷之任官於此為尤慎則為丞令者可不思深體其意乎夫上之逮下者仁

也惟不溺於私不狃於習推行而宣布之則民衣食有不給勞役有不均羸老有不得其安幼孤有不得其長者乎無也故為令丞者必守之以廉廉則公公則無私蔽而明生明則足以燭隱微别重輕而仁之施不爽焉則為令丞之職舉矣然豈獨為令丞哉雖進而上之其道亦猶是也若今之為令丞而為民之所仰賴者衆矣其於民之寒飢勞役果能有所濟羸老幼孤果能不失其所者乎未見其盡然也盖欲以撓廉私以蔑公故昏

然不知所施而民亦栩然病矣為令丞也若此則進而上之其為民病有不加甚也乎嗚呼此豈所以望於令丞者哉是以天子慨然思所以整齊之詔書屢下以訓勵在位者又遣使者考察焉於斯之時善者可益勸而不善者可以警矣彦實在京師皆親見而知之今去揭陽揭陽之前為丞者其行事皆善歟彦實繼之惟加勉焉可也若其未善彦實亟改以從善可也然令之與丞其職同其休戚又同毋徇也毋激也惟其善而已矣予

未識彦實而良金言其小心勤慎庶克舉其職故予亦本其職而反覆言之以為贈行詩序

凝清軒詩序

士之仕也既盡心於其職矣則必有燕休之居娛樂之具以觧其劬適其意故能舋舋之誠而續明明之功使沉迷於簿書勞瘁於應接終日矻矻而不得少休焉則意倦體疲神昏志亂雖欲自勉於事功而反有不能及者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則夫仕者於營職之

暇而有以自適固聖賢之所與而王法之所不禁也渤海孫敬克恭為兵部武庫員外郎敏達而周慎其才蓋足以有為者嘗於其居作小軒幽雅靚容公退之時輒焚香瀹茗而與賔客從容其中甚適也取韋應物燕寢凝清香之句而名之曰凝清朝之士大夫知克恭者皆為賦詩而以屬予序予謂士之於學將以有為也故既得其位則必思行其學而圖所以顯名於當時垂裕於後世宜也然觀北山之詩有盡瘁於朝夕之間致勞於

歲月之久而鞅掌失容者矣有息偃於衽席之上棲遲於堂奥之中而耽樂自得者矣勞佚不均休戚各異此其時之盛衰其人之賢否可知也今天子在位以仁逮下小大之臣畢心一力進則有以效其勤退則有以適其私正大雅假樂卒章之所云者盖太平之盛觀也則後之欲知今者觀於是詩可徵矣予慮夫人有若墨氏之褊道細碎而以好逸廢事致疑於此者遂書以冠于首云

贈林通判詩序

林君轂字惟志通判杭州六年矣今考績來吏部吏部以為稱言於上俾復任焉惟志家莆田世業儒由是於儒者特厚其始遊太學即與今翰林侍讀學士錢君深相好錢君嘗為道其才行有賢於人者前年董役事在京師辱過予其容端其言謹至察其行亦不異於是乃益信錢君之言今之來也予適在告而惟志復來視予相慰藉豈亦以予為儒者而相厚哉夫儒者固喜談詩

書論道理流俗之所謂过也而惟志乃眷眷如此豈非誠賢於人矣乎推於為政其賢亦可知矣夫通判以佐守也要在協恭以成其治太守賢其施於政也皆善通判則贊其成不苟立異也若有未至通判當相與論其可否必去其否而從其可蓋休戚相關榮辱相同也豈以立異為嫌邪令之太守昧於取善而自用者多矣為通判者果於立異而相戾者亦有矣而予知杭州不然也蓋為守者馬公端厚之士也而又有賢於人如惟志

者為之佐其能恊恭以成其治也審矣夫天下之為府者百數十而杭州莫先焉其事視他處為尤劇而皆資民力以成之必使事集而民不困則善矣宋熈寧中王安石用事而蘇子瞻判杭州子瞻善因事以利民蓋出賦稅力役以供公上者民之事也豈能免哉惟事至而思之制其多寡之宜審其緩急之節委曲將就無過焉無不及焉然後民安而功立惟有子民之心斯足以行之故因事以利民非難也特患無是心焉耳以惟志所

存之厚而又得良守以佐之何子瞻之不及哉使杭之治他郡亦莫能先焉儒者之效暴於人之耳目予於惟志乎望也子瞻再莅杭杭人德之至為立祠今之人豈不如昔之人哉惟志勿以宦成而怠則幸矣將行凡相與厚者皆贈以詩而予為序如此不自知其為迂也

送金先生序

金先生原祺永嘉人自洪武中為教諭其後為教授為紀善凡三十餘年年已六十八矣今年以疾告乞歸田

里吏部以聞詔許之先生喜曰盈吾志矣或謂先生曰朝廷著令仕者七十乃致事有章服之榮公何汲汲於退而以初服返乎先生曰吾故永嘉布衣也忝竊禄位亦已久矣顧不能報萬一今既老病假令更一二年亦何能有立於世語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今知之庶幾免於殆與辱也且吾觀之昔之仕者亦有名為知止足者矣然卒貪戀而不去至於疾病内攻殃咎外至乃併其身而失之奚章服之能得哉今吾遭遇聖明布寛

大之恩於是乞身而去其所得多矣尚奚言予聞而嘆曰達哉金先生也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是故壯而仕老病而去進無曠官之譏退無留禄之嫌皆義也先生可謂審於義矣或者之言其能免於患得患失之謂哉患得患失非君子之所宜也且君子之去固未嘗忘報也必以其道教鄉人子弟以成其德達其才使處則為良士出則為良臣其為報亦可矣與夫眛止足之分卒無所立於世而及於殆且辱焉者豈不大相遠

哉先生將行進士鮑輝秀才黄采求予文以贈行予與先生有斯文之契故為説如此以送之既以祛夫或者之蔽亦因以警夫昧者焉

贈參議邢君序

邢君旭字景暘與予同登永樂甲申進士第其初為縣已有賢名聞於人及為工部員外郎而其名益顯既九年陞河南參議河南之為布政使者李君昌祺蕭君省身皆同年進士而又皆賢也益相與為莫逆於職所當

務益盡心不懈予嘗聞之邢君景暘敬慎而有為每出行部凡事之屬布政司者無不問事有當操縱緩急必制之盡其方故凡景暘所過鮮有滯事其他則亟於所治而已餘若無與也予聞而益信其賢今布政司統郡縣多者至百餘少者亦六七十其事不可一二計也使主乎內佐或涖乎外當以治家之勤治之小大精粗無不理也若止於已所治而置其他而又須一人焉則在位之賢豈能稱夫事之多哉景暘之臨事如此殆古人

所謂孜孜為國知無不為者其賢於人蓋遠矣抑嘗念之永樂之初同升者四百七十人今三十年其佐六卿當方面者蓋無幾果能勤於其職而卓然有立於世則予輩之愚庶乎有耀矣若景暘者固予所深望也然予聞之孔子荅仲弓之問政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家臣之所宜施尚如此況方面之重哉郡縣之職事之所由理也其人賢否當别白而進退之果賢矣則勿以小而害大不賢則黜之而更用賢者焉今朝廷以考察黜

陟之柄付之藩憲大臣矣藩憲大臣公以行之使在下者皆賢而上之人又有若景暘之賢以臨之則事雖多可以不勞而治矣婾婣姑息非此所宜也此愚者之得也景暘考績來京師當復歸河南予重同年之誼顧相與誦焉而其友工部郎中樓文昌適求予言故書以贈之然景暘豈待於予言哉

送劉教諭序

萬安劉有臨為太學生以經術知名今年吏部言天下

教官多缺不敢輕授之匪人請於太學拔其尤者而授焉於是兩京太學公選舉得五百人上命翰林嚴試之有臨文在優等得臨武教諭其從弟刑部主事廣衡請予文贈之曰此亦吾兄意也予謂有臨之學既足為人師矣而何待於予言然猶有請者其不自滿足之意哉世之仕者少能此苟得一命則肆于人上於身之所宜處事之所宜施皆悍然不之顧故能稱其任者少矣有臨之志如此其賢於人蓋遠哉則予之言烏可以已邪

子聞安定先生之於蘇湖也明聖人體用之學以教其人體者何仁義禮智之得於已者是也推而施之於人使有所持循以善其身者其用也是以學者皆有以自立而天下皆取法焉則今之為教者豈有加於此然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師之身乃為教之本凡其所以教之之道皆體諸其身然後學者有所觀法而化則善人安得不盛哉然則師道奚可以不立師道不立而欲責人之成才是猶棄規矩準繩而欲物之方圓平直惡

可得邪今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其能明體適用者盖甚少徒習其文者比比皆是也然文非已之自為也取諸人而已矣亦有詞義之不通操觚染翰而不能正其行列句讀者是於文事之末亦莫之知如此豈育材興治者之所樂哉學校之弊至於如此嗚呼甚矣今天子大新學政既去諸生之無良者又嚴擇師儒以教之其所望於學校也至矣以有臨之賢當何如其用心哉先立乎其本而明夫體用相與講說俾服行之而又兼美

乎其文則善人之多將不復自茲始乎有臨勉之予深有望也

陳氏宗譜序

貴州按察僉事陳輝字伯煒脩輯其宗譜既成書矣持來京師求予為之序按陳氏居福州不知其所自徙至今蓋十世矣其始祖諱僖嘗為軍從事靖康中軍亂殺守臣詔按籍誅之公歎曰一軍非盡為逆者而可盡誅邪火其籍諭其是非由是多得不死其有德於斯人甚

厚二世諱衡以忠厚世其家三世諱孔碩甞受學於晦
庵先生知道德之要官至秘閣脩撰積之之久而大發
於脩撰之子少師忠肅公韡當寧宗理宗之世以嘉謀
讜論號為名臣朝廷加恩其三世皆追爵從一品忠肅
公之後衣冠而仕者不絶至伯煒又大顯於今天之報
陳氏何其盛哉夫君子之亢其宗必有大功德於時其
本深厚則其發也必盛長昔王晉公以百口保符彦卿
不反當時雖不至宰輔至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

帝勲業在朝廷利澤滿天下福禄之盛無與為比文正之子懿敏公又以直道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懿敏之子鞏又好德而文以世其家故三槐王氏人到于今稱之非其積之厚故傳之者遠歟陳氏之先其所積累盖與王氏等則其傳世之遠可必矣夫譜之作所以明其本聯其支使後世知所自出與所由分而思承藉維持之者也則為陳氏子孫者當何如其用心哉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此承藉維持之道也欒

武子為晉卿晉人思其德如甘棠之思召公不可謂不至也其子黶不能嗣而汰虐甚焉然賴武子之德終其身及武子之施已歿而黶之惡實彰故盈受其毒以僨其宗是以君子不恃其先人之有德而思嗣其德焉然後得於天者益盛傳世既遠而彌昌此為人後者之所當知也故予為序此譜而相與道之所以勸陳氏之為子孫者而亦伯熚之意也歟

贈徐僉事謝病詩序

山西按察僉事徐君崇威以内艱起復來京師有病乞去其位天子憐而從之徐君角巾杖屨擇日就道還故鄉吾黨之士重交游之誼相與飲餞於文明門外蓋徐君初自中書舍人出典一州以績最陞按察僉事明於道理老於世務達於人情故所至有聲今年未七十而以病去賢於貪冒無恥者遠矣時春氣既和天日明麗草木禽魚皆有自得之意徐君雖病察其心蓋已快然樂也酒半右庶子王直執爵而言曰士之仕也蘄以行

道義也以病而退不敢曠其職亦義也然而有不能自遂者盡瘁以仕寧莫我有此小雅之所刺也今君遇聖明之朝以仁逮下而得以遂其志如此其為幸大矣敢以是為君賀又酌而言曰昔之仕且病者患不能得歸或又無以為歸今君歸矣居室足以安山水足以娛田園之入足以供祭祀賓客往來足以遂燕游子孫之賢又足以娛養於朝夕之間而君之疾瘳矣請以是為君壽又酌而言曰古之君子既仕而歸則以其道教鄉人

之子弟盖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里門教之以孝弟忠信而各勤於所事故當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今君之歸鄉人之子弟所以成其才且良者皆於君是望矣敢以是為君祝君喜且拜曰子之言是也其敢不拜於是坐者益重徐君之賢賦詩以贈之而直書其説以為序

送周教諭詩序

吉水周源仁本與其叔功載同會試於有司皆得為教

諭功載盖翰林編脩功叙之弟仁本其從子也皆循循
守禮法予愛之既而功載之武陵士大夫以詩贈之屬
予為序而監察御史羅君汝敬與仁本世有連又以諸
公贈仁本之德清者求予序之予嘗歎周氏衣冠之盛
盖二十年來所見者台州府同知仲方吉安府學訓導
仲容長洲教諭公明大理少卿彥奇功叙之尊府今兵
部員外郎岐鳳公明之子襄陽訓導迪及功載仁本凡
九人皆表表可敬者而仁本乃長洲之孫襄陽之姪予

所見者三世矣則於序其詩可已邪夫學校者育才之地教官者育才之本也其任蓋重矣故朝廷每加意焉以為進士者庶官之任非成才所係也寧寡取之而多委其賢者於學校故今之為教諭者皆昔時進士之選也任之重選之精而期之大則為教諭者可不思所以自重乎夫汲汲於外誘而後然自放者皆衆人之事非師道之所宜故為師者言必以禮行必以義從容於規矩法度之中而後為弟子者有所觀法而化當然之道

蓋如此今之為學官弟子皆縣人俊秀之選也然鮮能自約以禮義奔趍於流俗之末者比比皆然蓋有示之以道而不化者矣况以非道示之邪德清浙右大邑其人多秀而有才然如予前之所云者亦不少也則仁本之去為教官其自重宜加焉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仁本慎其所以示之之道也周氏世以文行為人師仁本之得於家者深矣然予猶云爾者亦論其所當然者而已仁本勉之詩凡若干首

贈陳員外省墓序

陳君亢宗永嘉人其大父民初先生元末為福建行省左右司員外郎罷歸國朝洪武中起為丹徒教諭久之陞廣州府學教授亢宗隨父母皆在侍先生以其故業遭亂而廢也欲謀居姑蘇未獲如志以卒權厝廣州之城西其後自亢宗父母而下祔塟者又五喪亢宗因留居之而吾州前太守吴郡顧侯國初為廣東行省員外郎卒於官其子存信先生亦留居廣州遂以女妻亢宗

亢宗負衣冠之舊又自力學遂以文名知於時昔予先公守瓊州家凡行敏數隨侍往來嶺海間因存信先生以識亢宗相交爲莫逆予聞於父凡而慕之久矣其後詔求賢才有司舉亢宗至京授刑部主事即奉命董役于蘇州凡六七年既歸陞南京兵部員外郎與予叙殷勤申交好者未幾而亢宗往矣則其心豈能忘哉今年以職事來北京蒙恩賜誥命且贈其父爲兵部員外郎母爲宜人又得告歸省墳墓亢宗喜曰是足以畢吾事

矣葢亢宗買地吳縣靈巖山下欲舉六喪往葬焉以成其祖之志而未能也至是乃得請其友工部主事樓文昌知予與亢宗善也徵予文贈之嗟夫亢宗予文何足以張其美哉孔子之論孝葢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至論周公則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予於亢宗有以見其然矣民初先生賫其志以没三十年乃成於亢宗非所謂善於繼述者邪恭慎不懈以脩其職致位其親第五品赫然為當時之光非所謂立身行道以顯父母

者邪嗟夫亢宗子之所愛且重者豈獨文也哉雖然君子之孝盖終身焉非偶而為之也脩其身善其言行而忠於事君至於啓手足然後為孝之成苟一息之尚存而有一事之未至足以辱其親非孝之至也亢宗學道君子也盖不待於予言然予以謂莫加於此者故書以贈之歸而質於存信先生以為何如也

贈曾訓導序

用濟吾友也居泰和北門外與予家相距數里許故子

少時數與其諸兄弟游有曰用楫者最聰敏好學未成名而卒曰用常讀書勵行領鄉薦㑹試禮部皆高等未廷對而卒曰泉字本清曰弘字士弘皆取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士弘今為兵部主事有名稱於時用濟端重簡靜而勤於自脩亦以鄉貢試禮部中教官選初為掖縣學訓導以憂去起服改富陽將行過予求一言予謂朝廷之於養士厚矣以為政教之本在是也然士之能無負者不多焉給之廩禄徒以充飲博之資復其身家

徒以遂逸游之樂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知絕意興賢之科而僥倖於歲貢之得苟得矣即傲然自足而騁其所欲為以陷於罪戾者比比也其狡猾無耻者則多巧為之所以自脫於有司其又甚者甘受黜辱而不辭嗚呼此豈所望於為弟子者哉然非特為弟子者之罪也師亦有過焉盖人皆可教在隨其高下而成就之使為師者朝夕坐堂上相與談詩書陳法戒開導其善心禁制其邪念鐫磨之久濡染之深其文行將必有可觀者

而乃自溺於利欲晏樂之私視弟子之學與否漠然若不相預也其能以師道自任者甚鮮則學校之弊安得不至於此極哉故今朝廷訓厲百司而於學校為尤切則為師弟子者可不思自奮邪用濟前教授縣諸生既賴以有成矣今去富陽富陽之學校葢未有其弊者用濟宜益盡其道也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邦家之本也予深有望於天下之學校而於用濟乎發之故歴序其相好之舊與其所以屬望之意以為贈云

送羅教諭序

今天子在位大正庶官以新天下之治知學校之怠廢也詔國子生歷事諸司者雖慎勤皆還讀書監中俾由科舉入仕復命禮部凡天下所貢士必嚴試之茍為有用雖百得一二可矣蓋異時諸生歷事滿三月其高等者類得五品官及為主事御史其次亦不失為縣而以進士出身者反不及由是諸生多不務學為進士惟於歲貢僥倖焉禮部試之非不嚴也慮黜落者多故稍寬

之懶學者得志而中庸之士亦怠矣典教者亦不復思舉其職相師成風其弛弊至有不可勝言者宜乎今日之嚴也夫待之嚴者重之至也則為師弟子者可不思革其弊乎且師之於教成物也弟子之所以學成已也有志之士而何待乎上之督責邪誠能相與致力於詩書六藝以明聖賢之道脩於身行於家信於鄉黨然後升於有司進於天子而宜於職任則師弟子皆無負於聖朝作人之意豈不光遠有耀哉此凡為儒而欲昌其

道者所以朝夕異也予友羅汝寛廬陵故家其父養蒙先生敦厚有學行偉然君子也其兄汝敬為翰林侍講文行稱於當時汝寛承家學之懿始舉明經分教臨江邵武二郡學諸生受其指教多相繼舉進士既九年考績來京師陞常熟縣學教諭將行朝之士大夫相知者皆賦詩送之而屬予序汝寛盖能舉其職者也今往教常熟使其諸生皆力於學也汝寛惟加勉之而已若亦不免於怠廢也汝寛當有以大振起之可也毋狃也毋

激也從容化導必有以稱上意則善矣予於汝寛誼不薄故為之序如此汝寛其以為然乎哉

劉士哲輓詩序

士哲撫之崇仁人始與予同舉進士雖相知而未熟也久之士哲得官為臨汾知縣以清慎持巳以仁恕理民民德之既三年以憂去服除用薦舉擢拜浙江按察僉事其所以持巳理民者不異在臨汾而於摧姦剔蠹加嚴焉士大夫皆譽之予耳熟而心識不忘未幾士哲坐

累謫臨清予以憂去官往來過焉見士哲褒衣巍冠從

容談論未嘗有遷謫不平之意予信其果賢而知其非

終困者也數欲上章薦之不果其後釋免歸崇仁仁宗

皇帝即位下詔求賢士哲首被薦授文選主事恭勤脩

職時謦歸焉予因得以閒暇從之游其正直之行忠厚

之言相長者多矣予私竊自喜而惜相好之晚也今年

禮部會試天下士尚書胡公嚴擇在位之清慎者預其

事得士哲士哲以病辭弗獲既入院猶力疾不懈撤棘

而歸日飲藥不出予再往視之猶相與談笑如平時意謂其旦夕且起既月餘聞病亟又往視之頹然卧床上其體瘠甚而精明不衰令家人經理其後事予尤幸其不然不二日而士哲已矣嗚呼痛哉天之生人也既賦之以恒性又與之以良才其得之者能自脩飾以徇乎天如子士哲盖鮮矣天固當默佑以存之而乃不得中壽以卒何邪謂天之未定邪則士哲之亨而屯屯而復亨者皆天也其定也久矣奚獨不假以年而異於士哲

者乃得長久以欺世予不知其何說也果士哲之不幸邪則於其死士大夫皆惜之而形於言其善蓋久存而不泯而彼人者生而人惡之况死邪則士哲之死蓋命也不可謂不幸也愚獨悲夫知士哲者三十年而得其相好以相益者無幾今遂已矣予將何恃以自善哉則予之哀傷可知矣故書以為輓詩序

送萬主簿序

國家用有虞之法以熈庶績而天下之治道盛矣盖凡

仕者必以三年上其績於吏部吏部按狀而考察之定其能稱與否然皆俾復職通九年而後黜陟焉其法至備也由是能者益勉於事功中才之士莫不奮激有為不肯碌碌在人後是以治道之盛煥然不可及矣抑嘗觀之舜咨命九官禹皋稷契之流皆聖賢之徒也若四岳十二牧雖不著其名亦必當時之賢俊能舉其職可知矣而何待於懲勸哉然考績黜陟之法不廢者法非為聖賢之徒者設也使人而皆聖賢之徒也則不必懲

勸可矣苟或下乎此而有過不及焉則勸懲可廢哉知人安民雖帝堯亦難能之舜蓋不能以自必也於是考核而黜陟焉此庶績所以咸熙也聖人之舉豈有過也哉後世命官自公卿至於州縣百司之執事視唐虞所建相什百也豈能皆得才而用之不能皆得才而用之則考績黜陟之法宜如何其嚴也故今之仕於縣者則先考于府若州然後定於布政司又定於按察司而以上於吏部吏部既課其績又設問以試之以觀其中之

所存其嚴如是至於九載而黜陟不以貸故人用競勸治道安得不盛乎南昌萬璥宗義為保定府唐縣主簿予未及識之往往傳其名今年考績來吏部以其未九年俾歸復職刑部主事鍾禄與其叔定州學正景綸為友以予嘗識景綸也介予友太常博士楊希章求一言為贈予故道考績與治如此璥益勉於其職則他日之陞擢可必矣遂書以贈其行

抑菴文後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毛鴻儀

抑菴文後集卷十三

明 王直 撰

序

北京鄉試小録序

國朝設科取士以興文明之治至于今久矣其待士也厚士亦得以行其志遭遇之盛何其幸哉今宣德元年寔當賔興之歲北京行部尚書臣友直侍郎臣昶恭循故事合太學及圻内之士試之而以考試官為請皇帝

命臣直臣鈺其同考則山東按察僉事臣順漢陽府同知臣文奎建安縣學教諭臣壽夫漢陰縣學教諭臣㟧其監試則監察御史臣昺臣時暨諸執事皆遴選也時就試者九百餘人拔其尤者五十人而進之初科舉解額未定也仁宗皇帝在位時思盡得真才實學之士而用之以為所取者多則所擇或未審於是定解額俾慎擇焉今皇帝聖明恪遵先志其所以待士者加厚矣盖譬諸良金美玉求之愈嚴則所得益精所得益精則人

視之益重視之益重則其用於世也益相惜於無窮其所遭遇豈非尤幸也哉然則登名於此者可不思所以稱上意乎古之為士者皆曰幼學壯行蓋以聖人之道脩諸身必將見諸行事豈徒語言文字而已哉以語言文字為足以盡為士之道蓋末矣亦非朝廷所以慎擇之意也由是而進會試于禮部奉對于大廷以發舒其素藴而施於用隨所遇而必盡其道焉使人皆曰科舉真足以得士則庶幾報稱萬一也尚慎勉哉小録鋟成

故書此以為序

贈曾侍讀歸省序

國家著省親之令以待仕者前代之所無也夫委身於國而不顧其親為臣之義當然矣然子之於父母乃天理人情所宜厚者而豈可廢哉在乎上之人有以處之耳使為忠為孝得以兼全而無害則善之尤者也知出乎此豈非仁之至義之盡與四牡之五章勞使臣之詩也嘉其勤於王事而不暇顧私親反復詠歎至於卒章

乃言將母來諗蓋探其情而設言之非真有是事而猶足以感人心是詩乃武王以後所作成康之際治道可謂盛矣而所以待仕者如此及乎後世祈父北山之詩作而怨刺興則所謂仁義之道蓋亦微矣此世之所以降也故予嘗論夫仕者皆欲為忠與孝而莫大於逢時其有得於此不得於彼或遂兩失之者皆時使之然矣則令之著令凡仕者得以次省其親蓋可謂兩得之也聖明恩德逮乎下誠非前代之所能及所謂如天之仁

也仕者之遭遇葢莫大之幸其所以感乎心者當不尤甚矣哉吾邑曾君鶴齡以明經取進士第一遂入翰林為脩譔滿九年陞侍讀其文行卓著久矣朝廷既封贈其親而母安人在堂年八十餘尚康彊無恙曾君日夜念之不置會有省親之令而縻於職務不得行今年稍間乃得告而歸邑之仕者刑部郎中獨孤樂善等謂予宜贈以言嗟夫曾君讀聖人之書逢極盛之時其所蒙恩乃前代之所未有則曾君之感激圖報當復以尋常

之為臣者自處乎不以尋常之為臣者自處則孜孜矻矻盡心於職務當何如其至苟徇乎私而久淹於外忘其所當務者予未見其可也曾君明慎其不如是審矣而予尤厚於君而欲其無媿古人故歷道其然以為贈行序

贈陳訓導序

陳永德清予故人一敬子也一敬有文學議論達於為政仕止於縣丞不及大用以卒德清能自刻勵初受業

於從兄翰林侍講學士德遵後從鄉先生梁叔莊受詩經駸駸有造詣遂以名聞於人去年常州府學缺訓導以幣走其門請德清德清至京師諸大臣群試于禁中在優等既授職而去予邑之仕者刑部郎中獨孤樂善等屬予贈以言嗟夫予好古而迂者也其以言贈人屢矣而多不見用然考其人之所行蓋鮮有不悖於古者因竊自歎豈古之道為不足用歟抑迂者之言固人所厭聞也予用是悔其言今德清之去復何取於迂者之

言哉然德清為教官將以古道教人若予之言庶幾可無忤矣試復與言之夫所謂古之道者非他也孔子孟子所云之道也其目則仁義禮智而施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三代之學皆以明此而已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舍是無以為道矣昔者嘗聞之孟子曰大匠誨人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盖為方員之法在是也規矩極乎方員而後能成物師者所以成賢才之本也師不能體是道而行之而欲學者之中乎道譬之壞

規折矩而欲物之方員自合乎程度其可得耶今之為師者多矣言行必以道者誠少也身不由道則為之弟子者將何所取法賢才之不成職此之由也嗚呼可勝歎哉德清恭讓和厚以禮法自持盖能謹於道者今之去益篤於是而已矣朝夕相與誦聖賢之言講明而佩服之言必由是行必由是則賢才之成足以為邦家之光而不負乎興學圖治之意矣德清勉之今常州教授余先生學與德清外兄也試以予言質焉當必有相發

者若復以為过則子之悔於言也滋甚矣

贈劉用寛序

用寛廬陵曲塘故家其尊府士英號忠厚長者縣大夫推擇長其鄉粮賦今年用寛以父命告足來北京子舅氏歐陽先生為文贈之取蠱之初六以明用寛為賢子及其畢事而歸復徵言於予予辭不獲試舉蠱之成卦為用寛誦焉夫蠱合艮巽二體風薄山下振蕩萬物故為壞而有事之象初六以柔在下為子能斡父之蠱子

能幹父之蠱則爲有子而考得無咎然必惕勵乃可終吉九二雖剛中而所應者柔當巽順行事故戒以不可貞九三過剛不中故必有悔六四過於隂柔乃優游以治蠱者蠱將日深而羞吝及之六五柔而得中且應九二剛明之才故治蠱而有譽至於上九則超然於事之外者也故曰高尚其事以今觀之超然於事之外者其士英甫之謂乎用寛兄弟皆所謂治蠱者也世之人有子以治蠱者多矣然不知戒謹而終凶者有焉堅强矯

拂而害於事者有焉過於剛柔而取悔吝者又有焉其能致譽者盖少也用寬兄弟之治蠱果何所用心哉三過乎剛四過乎柔皆不足用也初六固善矣然保終吉為甚難合二五之德以剛柔相濟則事治而譽隆此用寬兄弟所宜用心也如是則誠可謂賢子而士英甫亦誠可以超然無累矣雖然不止此也大象有之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謂當有事之際莫大於振濟斯民而養育己德然能惠民乃所以養德也今之豪傑

往往幸民之有事以肆漁取不竭不饜昔賢所謂相時射利遑恤厥德者欲免於凶難矣此尤用寛兄弟所宜用心也如是則豈獨為賢子人將謂子君子矣用寛兄用宏清雅而好學予知之久矣而用寛亦不異其兄盖可與言此者故相與言焉其果有取於斯也夫

贈曾生歸泰和序

曾生名庠予故人椿齡之子今翰林脩譔鶴齡之姪也椿齡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以卒鶴齡撫而教之去年

來省侍於北京因留卒業焉今將歸請予一言為贈蓋
予自弱冠與椿齡相交其器質端重而學問深博與人
處必相切以道其益予也多矣不幸而早失之今見生
偉然不異其父而進學方未已予既愛之則於其行可
無一言相益耶曾氏世儒家自宋以來固多賢者予聞
而知之若生之祖父則見而知之彼誠無愧於前人者
也夫人之立身固難然為賢者之子孫則尤難何也閭
巷之人卒然立於衆人之中苟有一言一行之幾於道

君子取之曰彼固難能也若賢者之子孫則不如是觀也言可采矣則必考其行行可觀矣則又復其言有一不至則曰彼賢者之子孫而若是不亦忝且愧乎此其相愛也厚矣蓋春秋責備之意也是以為賢者之子孫必孝於親友於兄弟仁於宗族信於朋友睦於鄉鄰姻戚毋恃氣毋矜能毋沉湎于酒毋貪黷于貨言出而身踐之必不違於理焉使人皆曰此誠賢者之子孫則善矣此子之所望於生也且君子之仕皆將砥名礪行以

不辱其先而仕者之家能體之者甚少也故每以為累生之父叔為時名人其所以砥名礪行以不辱其先者尤切切焉生愼體之他之為妄子弟者非生之所宜效也予告生者止於此矣生歸見予諸子亦以予言諗之作詩贈生者凡八首皆繫于下方云

榮恩堂詩序

榮恩堂詩若干首士大夫為大理評事上官民望作也民望家建昌始遊鄉校業成陞太學遂擢官大理凡朞

領辛卯鄉貢爲興化教授而二親皆在堂康寧壽考食其子之禄朝廷以民望之稱任也推本於父母之教封其父評事母爲孺人賜之勑命鄉人榮之名其堂曰榮恩之堂今年民望得告歸省求士大夫歌詠之而請予序予謂詩者感於物而形於言者也周詩三百篇美刺俱見作於千載之上而形是非於千載之下至今讀其詩則知當時人事之得失王化之盛衰而是非之公不可泯後有作者亦如是矣故曰詩可以觀民望父母凡

弟受恩者凡四人衣冠文物盖可謂盛矣世之人孰無父母兄弟哉其受恩之多若此者未必有也借曰有之其能懽然偕樂於一堂者誠不多也然則上官氏之榮可知矣故雖以名堂而歌咏之亦豈過哉後之人讀是詩豈徒有以見其家之福而朝廷之盛恩澤之隆亦於此而見將必有低佪歎羡於無窮者詩之所系豈細也哉抑聞之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言受施之必宜報也故古之義烈有感人一飯而委身以圖報者今上官

氏之所受盖所謂如天之仁也報之宜何如其厚哉民望尚勉之故書以為詩序

贈蔣瑛序

蔣瑛錢塘人予故人禮部侍郎良夫之子也良夫在翰林與予處三十年相好如一日及陞禮部而相好加焉間過其家瑛在侍恂恂然可愛也予盖以遠大期之瑛甞從翰林庶吉士林補講春秋駸駸有造詣既而歸錢塘其心固未忘學也今年卒業來京師而適當興賢之

日乃以其學羣試於有司不偶衆皆為瑛惜之曰我學未至耳歸而求之學果至矣孰忍棄我哉將行其所厚者庶吉士逯端請予文為贈予既交其父而又喜瑛之志如此雖不有請猶將勉而進之况重以端之請乎姑就瑛之所學者而為瑛誦焉昔者聖人之立教也所以明道也道豈遠於人哉在人倫之間而已矣夫其謹之以禮者所以維持乎此也及周之衰維持之具廢而人道壞矣聖人於是而作春秋凡春秋之所貶必其違於

禮者也由是言之使天敘之典天秩之禮皆篤厚而有常則春秋不作矣然則學春秋者其可不究聖人之意乎葢必以春秋之所貶者為戒而以禮所當務者自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長幼序朋友信則聖人之意得矣由是而發為文辭則皆載道之文豈徒取快於科目而已哉世之學經者誦其文而履其道者固有矣誦其文悖其道者加多焉甚者併其文而棄之唯誦他人之陳言以徼幸於一時卒不能有立於世偷惰至

此則亦奚貴於學哉此非予所望於瑛也瑛宜服予前之所言者而朝夕勉焉則無悖於聖人無愧於親無負於予輩之所望也

送黃知縣序

黃惠有孚杭之仁和人其始為太學生擢授工部主事以憂去官服除改刑部既而有疾欲得一縣以自便遂除知延平之順昌滿九年改惠安其友翰林編脩葉蓁仲容命畫者繪送別圖求諸能賦者題詩其上以贈之

而請予序予謂臨别贈言古之道也烝民諸詩可見矣而未有繪為圖者至漢二疏歸其鄉後之工畫者始圖之而非用於當時也然則贈言自足以見朋友篤厚之意不繫乎畫之有無也今詩與畫兼有之意已加厚矣而又求予序不亦諄複矣乎雖然序者序所以作詩之意也諸公之詩予未能道之姑以古人所賦者為有孚誦焉烝民之詩尹吉甫送仲山甫而作也論其德則曰小心翼翼古訓是式論其行則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夫既有敬慎之心而取法古人至其行事又公平正大此所以為賢也世之仕者有不當如是邪況於縣令受百里之地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尤宜以仲山甫為法有孚之仕久矣其加意於是乎今諸公之詩其亦此之意乎予未識有孚姑因仲容之請而為之序他日政成德立而興誦焉尚當為有孚賀也

贈蔡太守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撫綏萬邦慨然思與億兆之人相安

於無事會吏部以缺守聞詔諸大臣慎簡擇自郎官御史而下凡在位者苟才行稱任不問其秩次即以命之得二十五人稽勲員外郎蔡君祥與焉既上名即拜延安府知府賜勑奬勵俾乘傳至官蔡君字彦嘉臨海人由諸生入太學擢授刑部司務改吏部用舉者陞行在刑部員外郎未幾復改吏部其才名聞於人久矣其出守延安知彦嘉者莫不以為宜而其僚友文選郎中吴君敬等咸惜其去求予文贈之夫今之為天子養民者

令也縣令得百里之地而治之雖親於民其所施者狹也郡守古諸侯之任其地方千餘里民之多者至四五十萬者少亦不下十數萬自令丞而下仰望而奉令者亦以百十計仁如春溫威如秋凜凡在下者孰敢悖且慢哉其尊榮可知矣然民之多也寒者欲衣飢者欲食勞者之欲得其安鬱不平者之欲得其理皆於郡守是望有以副其欲則不孤所望矣然則為守者豈不難哉世之論治者以為上之愛民至矣任其責者在守令茍

一郡得賢守使察其屬吏之賢否令丞而下能廉以持
已仁以養民公以集事者則留之不然則鋤而去之如
是民將無不得其所者則為守雖難亦未見其誠難也
延安遠郡也其民之望於守者亦豈止十數萬彦嘉享
其尊榮必當思其難而盡心焉有以慰民之所望斯不
負聖天子簡畀之意彦嘉通書經書之所載為治之大
者而何難於治郡哉彦嘉勉之他日政成將與漢之循
吏等矣是為序

贈武選龔郎中序

武以衛國自古聖人用之未嘗廢也其初寓兵於農後世兵農既分於是其患亦滋出唐之府兵盖本古遺意論兵者以為善今天下置衛以百計衛置兵五千人量其地險易而制屯守之數既不失防禦又足於饋餉此古者寓兵於農之意萬世可行之良法也雖然法則美矣苟非其人猶為無法也故以用人為重夫一衛之長為指揮使其次為同知僉事其下則為千百戶鎮撫凡

職守者若干人將屯者若干人皆有定制因其定制而各盡心焉長久之術莫過於此今之任將領者予知之嫻於韜畧通於禮義者盖有矣然不能多也其他不習於藝者有之習於藝而不知書者有之習於藝者自以為足矣於書則以為不當務然武之七德禁暴其一也而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乃居其六不求之書則安知其義哉以是而居將領之任無怪其苛暴以虐下朘剥以自肥者之多也今武臣選授皆自兵部尚書

侍郎主於上若詳其可否白而行之則郎中與其僚之職非精白勤慎者不足以當之金華龔永吉為職方主事纔六年其名譽聞於上下尚書王公舉以為武選郎中知永吉者莫不以為宜予同年友職方龔郎中與諸僚寀喜永吉之進於位也屬予文為贈予聞兵家之利病如此故相與言之永吉於選授宜加之意也使所用皆得人脩其武德以利我國家則永吉之福禄榮名有窮哉

贈按察副使嚴君序

金華嚴君繼先為監察御史滿九年超拜山西按察副使初繼先為御史在雲南道與予姻家歐陽允和為同僚允和數稱其才行賢於衆後予友羅君汝敬自翰林侍講出掌雲南道又與繼先為同僚亦亟稱之如允和而北京文武吏士與畿內八府之有事於雲南道者亦莫不譽歎其賢夫既見譽於同僚又得譽於衆非有其實不能也而繼先又以其餘力發為文章以自見于世

故當時論名御史如繼先者無幾人人固以遠大期之矣則今受命持憲於山西豈非宜也哉或者曰御史之與副使其品秩高下可知矣然地有內外故其勢相懸也以繼先之賢使得陞秩於內而行其所欲為不亦可乎今乃為副使於外何邪予以為不然君子之仕也將以其道及民也凡為民者必治於郡縣之吏吏之賢否民之休戚繫焉雖統於布政司然廉察而進退之勢不若按察司之易也朝廷嚴黜陟之典以課吏其所仰者

監察御史按察司而已御史雖自内而出其勢隆赫矣然非久於外者按察之職臨之切别之精得與御史審度而去留之若屬吏皆賢則民将不皆得所乎其惠有不及於民也乎使繼先陞秩於内則去民也逺其惠之及於民也難則又不若副使之愈也繼先誠賢於人其心宜無不可者山西之民予知受其惠也必矣且今之由御史當方面又入為卿佐長憲府者常常有之繼先加勉焉則安得久於外哉将行其僚友包君德懐等求

贈言於予故為序如此以送之

贈李郎中使西域序

太宗文皇帝在位時西域諸國皆入貢顧臣屬請遣使鎮撫焉於是擇可為使者而長安李暹實膺以戶部主事往副之實賜姿儀秀整志氣不凡所至宣布天子德意嘉賚其部長而安慰其人莫不忻悅愛戴奔走送迎復遣其酋從入謝凡三闕往返及録勞序遷實賜遂進位郎中然未嘗矜衒其能今天子承大統西域復相率

朝貢益勤詔復擇使往撫之衆皆以賔賜為宜於是賔賜復輔行或者曰西域諸國遠者去京師數萬里道途之險阻山川之限隔四時氣候之不同誠非易事也賔賜數往返其間蓋備嘗之矣今復毅然上馬以往無幾微厭怠意何哉予曰古者男子之生以桑弧蓬矢射上下四方盖示其所有事也則天地之間苟人力可通皆志士所宜經營而致力者而何遠近之擇哉夏商之世裂地而君之百里之外有不得而通者況荒服乎及周

之哀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去鎬京甚邇也斯時也士欲有事於遠可得邪我朝聖聖相承恩德廣被凡天覆日臨之地皆稱臣奉貢不煩干戈服遠之效前古所無者賔賜之去西域雖有車馬之勞然從容往來比之內地皆聖德所及也天下之士盖有願行而不得者宜賔賜之不怠也彼有憚勞煩就卑近局促苟安若斥鷃之於藩籬烏足以語鵾鵬之高舉哉然觀之四牡之詩而知使臣欲得以副君之意則其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然後

能咨諏度詢以盡其職賔賜誠加意焉歸而以聞乎上聖仁如天益有以綏撫而化誨之使其人益安樂而仰戴焉則使職盡矣將行其友禮科給事中儀君銘等求予文以贈行故序其說如此以送之

送廖知縣復職詩序

長沙令廖謨字子謨予故人蒙城教諭潛仲子也初予與教諭君遊子謨雖少已岐嶷不凡其後明經取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才思英發而氣節偉然士大夫莫不

賢之子謨常言國家文運日隆縉紳先生所在林列若
謨等使措置州縣為天子牧小民當不負任使何矻矻
於筆硯哉當路者聞之驗其語實即奏為潁上令其治
以抑豪猾撫善柔為務未幾以憂去官服除改長沙長
沙當交廣要衝賦繁役重奸弊蚝興最號難治子謨治
之如潁上而益思所以惠利其民凡逋租之不能償者
奏請納其直事有不便於民與民之所欲者皆次第罷
行之縣人悅服事無巨細緩急一以辦聞湖廣藩憲大

臣及長沙士人仕於朝與朝之顯人過長沙者皆譽之令年吏部侍郎黃公須材湖湘歸為予言廖知縣治長沙湖廣之冠也於乎予謨其誠賢於人者矣令民之父母也然使民父母之豈有他道哉豈以强教之弟以悅安之於是民尊親之如父母求事之不治不可得也世之為令或有昧乎此者非厲威嚴任智術則媕婀循默而莫之省憂父母之道亡矣求民事之如子而事無不治亦不可得也予謨其有父母之道哉然予聞之孔子

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士之仕也有其始者多矣於其後鮮不變節易慮者故福禄榮名亦唯見其始而已非怠勝之驗歟子謨誠賢於人矣茍敬慎自持而不渝其始則其得於天者有已哉敬慎之吉此予所望於子謨也子謨今以考績歸長沙其表叔刑部郎中獨孤樂善等求學士大夫作詩送之予最故故為序如此云

送羅儀範照磨詩序

儀範家廬陵大安羅氏舊以貲富得名於今多業儒故

儀範遂以儒進試事兵部少傅兵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先生嘉其篤實俾為其子師儀範朝夕坐齋中循循善誘隨其所業開導而課勵之二子皆樂從京師之善教者皆不及儀範於是學者彌衆先生嘗曰儀範學博而志專慎於言行率是而不變其於仕也何有子亦嘗過之相與語問其子之業而恠其不一來儀範曰吾家素貧有子三人皆為童子師可以自足吾之來也以家事付之矣今幸安於此故不使其來且嘗見夫世

之初仕者其子皆從之從之者豈人人誠愛其父哉蓋為他日計也幸其父沾一命往往求償所欲焉由是鮮不敗者吾之無望於子亦曩其無望於我也庶幾能有立乎予聞而深善之夫士之仕也將以行其義也豈苟為妻子計哉人皆能知而言之然有敗者蓋怙侈滅義之人以妻子為累故也今之達官要人以至為郡守縣令坐此而辱其身債其家者非一人非盡愚也守之不固而為其所移者有矣戒之不改而馴至其極者亦有

矣此仁人君子之所深悼也儀範而慮乎此其可謂智矣照磨官九品於郡僚為卑然一郡之文移必由之非止閱成案而已其勢可以軒輊於一時昔之任此而裕其妻子者多矣然卒享之與否予不能盡知也今儀範為是官茍持志不變而盡其心於義所當為則其所立必有過人者凡怙侈滅義之人皆有愧於儀範也儀範將行楊先生率諸學士大夫作詩送之而命予序予故序其所嘗言與所嘗見者以冠篇端誠與儀範之終勉

也予兄善學為髙要縣丞當日計事府庭下其為人雖不茍為非義儀範尚以斯言告之亦相厚之道也

贈徐孟隆序

國家之待士厚矣其學於府州縣者業成而貢之太學所以教之之法甚備既三年則歸省其親親亡則致祀焉蓋謂教之以仁義將使措之天下以為化民成俗之本然而遺其親則惡在其為仁義也仁義君子之道也以仁義願天下之士矣意豈不厚哉夫自三代立學皆

以人倫為本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此其大者也士之未仕雖未能盡君臣之義而當盡其道於親事君之忠即事親之孝也今於其未仕而教之以此則所以期其效可知故曰待士厚矣豈虛也哉子嘗讀柳子與太學諸生書謂其嘗有志於太學以聞善植身既而以其習之陋也過太學而不敢蹈顧未嘗不駭其言及讀韓子何蕃傳知太學之士所以不果於從賊者以蕃斥之也蕃純孝人也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如此然後信韓子

之言而知三代之所以教者雖百世可行也國家倣古立教待士以君子之道士亦當以此待其身然不為柳子之所鄙者亦未見其必無也於是有欲榮其身而反辱焉者蓋奉法循理之意少而詭欺薄惡之習勝也夫能脩之於未達之時然後能有為於既達之日是故非道不言非理不行如是而可以事親斯亦可以事君矣夫能以此自脩則其為君子孰禦哉建安徐盛孟隆為太學生三年得告歸祀其親其友禮部主事蘇鎰良金

求予言贈之予推其意豈特榮其歸而已哉盖以君子之道相勉也夫朋友之能相勉以道者少矣予故為之喜而樂道夫待士之意以贈之盖隆其益思所以無負哉

李氏羣英墨妙序

弋陽李文奎為保昌縣學教諭能以所學教諸生而恬澹自足凡世俗之所尚者皆無意於其閒而獨好圖畫一時善畫者皆有以足其所好文奎取其襍碎者裝類

成卷名之曰羣英墨妙持來北京因予友郭公承求予序予謂物之有形者皆出於自然畫者乃以適然之興而欲臻其自然之妙非深於其理未易能也昔之善能畫者以為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蓋謂是矣而人之好之者亦必深明乎此然後能審其是非得失之真不如是則亦徒好而已矣雖然此特論其常也若君子之心則異乎是蓋君子以天下為樂者也天下之物皆適其宜則其樂也大矣然而山川之流峙人物之動植有得

於此而遺於彼不能皆接於見聞苟不能皆接於見聞則君子之樂有未盡也故能見之圖畫因其似以想其真如身行乎山水之間而與夫萬物者皆有自得之趣則於其心豈不樂哉况乎因山以益吾仁因水以廣吾智因鳶飛魚躍而有以見夫理之著于上下物物而推之而皆有得焉又豈非樂之尤者哉君子之好畫意盖如此不然豈無他物之可好而必畫哉文奎學聖賢之道者也其存心必幾乎是故予相與道之其以為何如

也

贈朱副使詩序

朱君與言之為湖廣按察僉事也以清慎直諒見稱久矣蓋自朝之大臣有事於湖廣與其屬郡縣吏學校之諸生苟有是非之公者咸稱之吾黨之士知與言者皆為喜與言誠無負於所任者也今年考績來京師任風憲之長當考課之重者皆以為賢超拜四川按察副使吾黨之士益為之喜非特喜與言之進於位也蓋大公

之道行焉國家考績之法必參於風憲以定其黜陟示公也先是任憲長者好惡不以公率以情其屬多化之內外之職賢而受抑者有矣中才之士往往變移所守以徇其欲風俗靡然日入於弊聖天子大正憲度明黜陟擇賢以任之於是公道大行而賢者益勸則予於與言之進安得不益為之喜哉夫為天下者任人而已人之所以興於事功者黜陟之公而已然患不能盡其人故託於耳目之任任耳目者而反易其是非則亦惡用

是耳目哉予嘗論夫為治之要内而都察院得賢以任之而俾察夫按察司按察司亦皆得賢則徧察内外百司執事之賢否而行夫是非黜陟之公則有志之士孰肯自棄於不肖之地而皆為才且良治道之盛雖唐虞不過是也今大公已行於内與言為按察副使而亦推行於外使屬吏之賢者皆樂於有為其餘亦皆勉於為善聲績之美有加於昔時則吾黨之於與言又當何如其喜也以與言之賢其能副朋友之望審矣故於其行

皆作詩送之而予為序與言之同僚有劉君鼎貫亦吾黨之所喜也願以予言諗之

送王教授詩序

予友王經用常初典教大康大康之士賴以有成者盖多今年以績最得兗州教授將行徵贈言於予予謂兗州離曲阜三十餘里去聖人之居若此其甚邇也用常依聖人之宫牆而教其邦人之子弟其可有悖於道哉聖人之所教者四文行忠信是也夫學詩書六藝之文

脩其孝弟之行而皆以忠信為本焉究之子弟誠能乎此也則無愧於聖人之邦矣不然在用常有以教之也然用常之教豈直云云而已哉要必本之於身身有之則下化之其教可不勞而成矣夫不以聖人之道脩諸身是謂棄其身不以聖人之道教夫人是謂棄其人之二者無所可也而况於聖人之邦乎聖人天下萬世之師也然惟於其居之所近遺風餘韻切於見聞者易以感發而興起則究之師弟子其所立當何如可知矣予

安得不惓惓然也夫以聖人之道教人固宜慎於其職況施於聖人之邦其所慎宜加焉苟有錙銖悖於道則人將曰教聖人之邦而不以聖人之道是非聖人之徒矣可不慎哉然世之為教官者多自放於繩檢之外而忘其所教故學者卒無成此君子之所深歎也予知用常必加慎而能副予之所望矣故為序以贈之而諸公之詩則系於下云

贈劉子欽詩序

劉先生子欽與予同年取進士為翰林庶吉士同受太宗皇帝命讀書于中秘先生學博行脩其文弘肆而有法凡為士者傳誦之予不能及也其後先生去為刑部主事日有名久之罷去而士之好學者聞先生皆樂從惟恐不列於弟子於是新淦縣學缺訓導乃以幣走其門請焉而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曾君子啓亦以先生文學行誼薦於朝徵至吏部先生請曰某老矣不能從政願止為訓導以教學者吏部以聞如其請

將之新淦曾君又率其所厚者賦詩以送之而俾予序予謂治天下者必用天下之才學校才之所出而教官者乃所以成其才譬工之為器規矩準繩之制定而後物之方員平直足用也今天下之學多矣其所以教養之具無不備而小大之才皆於是取焉則為教官者其所系甚重可知矣然而方百里之縣相接或不能得賢教官則士之欲學文脩行以自顯於世者將何所法哉故今之論治者必以得賢教官為急於乎此非特今之

論蓋古之論皆然也然則有如劉先生者宜其見重於世矣今之新淦新淦之士之欲學文脩行以自顯於世者得先生為之師則他日之褒然而升者其視昔將不加盛矣乎詩以送之非徒示重先生且為新淦幸也賦者凡四人以魯頌思樂泮水薄采其芹二句為韻人賦二篇篇八韻四人者曾君子啓監察御史羅君汝敬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周君崇述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王君時彥蓋以菡為序皆同年友云

贈周員外之任詩序

予始為翰林庶吉士周先生岐鳳已為國子監學正其後選為王府紀善又出教長洲復為國子博士其文學卓然有聲於當時仁宗皇帝在東宮雅知之未及大用洪熙元年秋先生以内艱起復來京師㑹朝廷下詔求賢監察御史陳紹夔首以先生薦在廷之臣亦多譽先生者遂陞授職方員外郎士大夫皆為喜於其行也皆賦詩送之先生之子功叙為翰林編脩嘗與予同居金

城坊故先生之來也予得數見焉聽其言論設施非迂儒曲士之所能及予又以知先生非特文學可敬也古之為士者葢曰幼學壯行先生明聖賢之大道以教學者然皆托之空言今去為郎官將以所學見之於行事儒效之不白於天下久矣不知者以為不足用故於儒者率詆訾為迂闊夫儒者之道可以參天地宰萬物詩不云乎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使其無也則已若誠有之則施之小大劇易無不宜而謂不

足用者豈非謬論哉先生之所積者久而人之俟於先生者亦遠大而無窮河出崑崙至于積石齟齬而不得肆一旦決而導之則浩然莫之能禦矣先生蓄極而通葢類此吾黨之士亦深俟先生之有以副人望也使人知儒者果有用不敢訾以為迂闊將不自先生見之乎先生年六十鬚髮郁然耳目聰明不衰而好學不倦推其所有而施於用則誰能禦之昔衛武公為周御士年過九十而猶勤不懈故其後也謂之睿聖武公此非先

生之所宜尚友者乎予郡人也慕先生盖久而先生亦辱交焉故以是進先生而以為贈行詩序

送楊允謙詩序

建安楊讓允謙今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楊先生之仲子也先生官京師去其鄉殆萬里故允謙來省焉朝夕侍左右聽誨言退復展卷吟誦求古聖賢之訓而服行之其所從受益者國子祭酒胡公非理之言不正之行盖未嘗有也縉紳大夫皆賢之夫京師者四方萬

國會同之所也其人之賢愚習之高下技術聲色之邪正飲食衣服之典則侈麗者無不有也隨人好慕皆足以充其欲樂其心故君子欲知人者常於是而觀其所從則善惡不容掩矣而富貴之家子弟之秀美者多自放其從事於道德文章者蓋少也故君子不獨以知人之善惡而其父兄之所以為教者亦可知矣先生以德行之懿文學之醇受知聖天子出入侍從二十餘年恩遇重於當時名聲顯於天下而允謙退然自持勤於學

問凡諸人之所欲者皆無動於中雖其資質之良天性之美亦先生之教於家者有以致然矣古之人稱人之善而本於父兄師友豈虛也哉允謙留京且數年今以先生之命歸其鄉吾黨之士知允謙者咸惜其去於是相率而贈之以言夫贈人者不於其所有而於其所無斯善矣允謙素受教於家而習聞於師友尚何待於贈言哉雖然學問之道無窮而言各有當也孔子嘗以詩禮教其子矣今先生之教亦猶是也而吾黨之所為言

者豈外是哉其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者允讓以之其曰思無邪曰無不敬則吾黨所以進允讓之意也此為學之要也允讓其懋勉哉故書以為贈行詩序

贈參政李君序

聖天子尊臨萬邦厲精為治勅大臣三品以上舉賢才之堪重任者諸大臣皆慎所舉久之未有以復命上又出所賦招隱歌猗蘭操以示羣臣復勅吏部督促之於

是大臣曉然知上意所亟越數日乃具所舉者以聞詔皆授藩憲之任而行在工部虞衡郎中李君新克銘在其列既授陝西右參政然終惜其才而不聽其去乃留在京師脩倉庾受粮餉李君感上之恩厚也益盡心不懈其鄉之仕者翰林脩譔黃裳等皆深為之喜思有以贈之而謂莫宜於文字乃謁予請焉君南陽内鄉人其天性剛毅不阿而才氣俊逸足以有為初為建寧檢校用薦陞兵馬副指揮尋遷監察御史及營建北京亟於

用才改工部主事董諸役仁宗皇帝雅知之及即位遂有虞衡之命凡所踐歷而名隨之予嘗聞少傅楊公云君初在建寧董脩學之役其經營布置皆有條理可以經久而不壞人至今道之其小試已如此宜其任愈顯而名愈著也北京天下會同之都其人蓋百萬計故以粮餉為先務東南之餽運相繼而不窮其所出納前此皆尚書領之今以委李君其任之重可知矣且當時非無賢也而必留李君其任之之意又可知矣李君其益

務所以稱上意哉惟其仁而已矣仁則公公則事得其平有益於國家有惠於下人則李君之名將不益大著矣乎爵禄之來將不益大顯矣乎此皆朋友願望之心也故為序以贈之

送劉御史赴南京序

叔用名準予泰和珠林人珠林之劉世儒家自唐以來累有以科第顯者國朝洪武初叔用之伯祖子高先生累官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最後為國子司業以卒

叔用之祖子彦先生為豐城教諭二先生學行政事表然赫著於當時人至于今稱之不衰予生也後不得從二先生而得與叔用之尊府士方君遊其剛毅正直非流俗所敢近而超然自得於山水之間興之所至發為文章皆清麗典則而於詩尤奇然終未仕以卒君子盖深惜之謂其世德之積後必有繼者至叔用遂以明經取進士今擢拜監察御史君子皆以為宜叔用當赴任南京邑之仕者刑部郎中獨孤樂善等俾予贈以言於

乎予何敢愛於叔用哉竊嘗思之今之七品官惟御史為最難盖兼前代諫官察官之任其職甚重矣凡政令有當行綱紀有當脩民隱有當恤賢人在下者有當用憸人在位者有當去冤抑者有當理利之可以及乎民者有當施耳目所接皆得言而行之職任之重盖如此惟其心之公其行之正其量之寛裕其氣之和平然後能從容專靜以觀夫理之所宜而行之適其中此豈可易而為之哉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然則立乎其

位而無愧焉者固聖人之所欲也由是觀之徇已私由非僻褊迫苛暴以加於人施於事而昧夫理之所宜者皆有愧於其位也嗟夫叔用尚思其難而圖其所立者哉夫士之仕也貴不忝其世而君子之觀人亦必論其世彼作於前者既已高明碩大矣而乃以卑汙猥瑣繼之此之謂忝其世而君子之所貶也叔用惟無忝其世則其所立必無愧於其位矣叔用勉之

贈范主事詩序

德倫上虞人始自太學生擢禮部主事又改刑部皆有名朝廷以其稱任也推本於父母之賢於是以所居官贈其父而母亦贈安人錫之勅命德倫念二親之不及見也乃謁告歸焚黄于墓下翰林諸公多與之游謀所以贈其行者侍讀學士錢先生首為詩一章從而和者九人得詩十首而以屬予序自洪熙以來至于今仕者之蒙恩而謁告以歸也多矣予為詩若文以贈者亦不少皆本德音之深厚推君子之所宜盖謂以言贈人者

固當有益於人也夫為士君子纓冠束衽而立於朝凡上之所施如此非苟為榮也所以勸忠與孝也勸孝云者使既有以顯其親而益思不辱焉也勸忠云者使推所以事親者事君而求無愧焉也斯二者固君子之所務而何待於勸哉然既勸之矣則其務乎此當何如其至也且封贈之典漢唐以上未之有也於宋則有之矣然著為令使皆得謁告歸省如今者有之乎無也謁告或有之矣賜之楮幣使歸得以享祀如今者又有之乎

無也凡前代之所未有而今則備焉聖明之厚於待下誠所謂如天之仁也由是言之仕者之圖報其可以庸常自處乎德倫在諸公間進退容止恂恂然以禮義相上則能盡其道可知矣故予亦樂言之至於冠盖之華意氣之盛足以震耀乎鄉里與夫肆然而自得侻然而自營淹留於外而忘其所當務此非君子之所貴無足為德倫道也是為序

送布政使周君詩序

國家定天下為十四布政司以統理其民盖古方伯之治也其官之長為左右布政使其次有參政有參議而使之職重矣凡上之所以治化斯民而施其政教以撫循之霈其恩澤以浸灌之者必使之溥博周徧而皆安於其所若賦稅之出力役之供獄訟之是非與凡民事之紛紛襍出者亦使之正平均一而各適其分之所當得其設施措置之方雖或虞於衆然制其宜決其可則使實專之故上之所任與下之所望皆於使注意焉使

之職豈不誠重矣哉然事有繁簡劇易則視其地之所
當今之福建可謂繁且劇者也蓋地連大海海外之國
以百計歲時貢水土物與朝廷之使臣往撫其君長者
冠蓋相望而他有事於其地者尤多送往迎來皆有司
事也此可以易言哉均之為布政司而福建為難蓋彼
皆道其常者也然則為使者其尤重可知矣惟仁足以
愛人明足以燭理剛足以去私智足以應事寛裕足以
有容強忍足以有濟者然後能當其任周君克敬松江

之傑然者也永樂中擢為廣西左布政使以內艱去服
除改福建能盡心於其職蓋其才行有若予前之所云
者故能勝其重而不見其難今年以考績來北京既書
最而歸士大夫皆作詩送之而屬予序昔者召公嘗為
方伯矣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化而歌咏興焉詩之召
南是也周君之任召公之任也古今人豈相遠哉以其
心行其政而已周君推行天子之德以化下而以身率
之使凡仕者皆節儉正直又推而及於閭閻使皆秉禮

而遵法則治功感矣歌咏之興將與召南並傳而甘棠之思亦豈有窮哉故為序之以致意云

送文選員外郎蕭君序

蕭君名寛字雅容予同郡人也永樂初與予同取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又五六年蕭君與脩永樂大典成擢兵部武選主事兵部之屬四獨武選為最繁蕭君有温厚之德有清慎之操有通敏之才盖為之裕然無難者於是自尚書以下莫不賢之既滿陞吏部文選員外郎

時車駕在北京凡所選授皆自行在吏部而南京吏部事浸簡蕭君斂其所長以恬澹自守退然其中若無所能者於是衆益賢之夫士之仕也雖皆欲行其所學以自見於世然亦循夫道之當然而已矣方其要且劇也則勤勞夙夜而勉於事功及既簡而静矣則從容進退而安於其分斯二者皆道之當然也然士鮮不以功名為心往往樂於立朝奮其才力之所能以自託於天子若既遠於朝廷而才不見用亦罕不失其故喪其守者

李唐之時分務東洛人皆以為戚而視升朝者如登仙此其情可知矣士之不能以道自重葢如此今之仕者多學道之士況又如吾蕭君宜夫衆之賢之也予念初擢第時同郡幾五十人今仕兩京者五六人而已然予輩多老且病矣蕭君年尚少而才行如此其為鄉郡之光增科目之重者不能無望於君也況聖天子簡賢任能鋭意圖治其副六卿當方面者多自郎官焉取之蕭君雖欲久於静退以恬澹自守予懼不能也亦循夫道

之當然而已矣蕭君在文選六年以考績來北京既書最而歸行在吏部郎中吳敬孟寅等重僚友之誼求予文以贈之予故為序如此亦以致予之意也

贈易員外郎序

禮部之屬有四而祠祭所掌乃郊廟之事最為嚴重然祀饗之節禮樂之制皆已素定不必復有所為獨僧道禱祠陰陽醫卜之務或當有施設措置然亦鮮矣故祠祭之職尤為清選其從容閒暇舉莫之及也均之為郎

官在禮部已優矣而祠祭又如此豈非仕者之幸遇哉宜春易節時中始以明經取進士為行人其使於四方雖足以盡天下之奇觀然山川之險峻道路之紆阻車馬之馳逐風雨寒暑之侵加蓋亦已勞矣秩滿得祠祭員外郎以今之優秩償其前勞天之於時中何其曲盡如此哉今三載考績吏部以為稱俾復任其鄉邑仕者刑科給事中郭瑾等求予文贈之夫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者有虞之法國家之所行也時中之復任亦循

其常而已而何必贈言哉然而欲有贈者非徒以為悅也君子相輔以德相正以義而相勉以成功名故美其已能而勉其未至風流習尚葢有足嘉者故予於其求雖不暇應而不得辭昔者嘗聞子路問政而請益也孔子告之曰無倦而孔子亦嘗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解之者亦曰學不厭所以成己教不倦所以成物聖人之自為與教人若此則未至聖人者其可厭倦哉葢天下之理無窮而事之當為者非可以一二計故君子之窮

理行道益孜孜矻矻終其身而後已焉彼學安於小成官怠於宦成者皆君子之所不貴也時中其尚加之意哉今之郎官累累佐六卿時中何患其不至此法乎聖人所以充其本也此諸公求贈言之意也

贈周太守序

周侯名監字缺其守保定六年矣當再考績赴吏部定興令丞馮缺周缺相與謀曰保定之繁劇天下之共知也而吾輩為邑於斯所以承乎上撫乎下而皆適其

宜者侯之德使然其惠及於吏民多矣今之去既不可餽以財若求世之能文辭者為贈言以彰之亦庶幾古之道也皆曰然予友郭誠適為定興縣儒學訓導乃使致書請於予其言曰侯有廉靜寛厚之德疏通敏給之才而其所施則又均平正大而無私非特其屬之吏民愛之至於武弁之士亦莫不愛焉於乎侯之賢如此宜乎其欲彰之也國家有天下置為府百數十其地皆千餘里其民多至數十萬其事非可以一二計也為之守

者固足以為榮然亦難矣若又當夫舟車之衝四通五達之地送往迎來趨辦於一時其臨之者不以仁則徒見其難而不見其榮也惟其德素著其才素具有以感乎人然後能如其志以治則有其榮而無其難若此者葢不多見也保定去北京三百里其賦稅力役皆有常制而其地實當西南往來之途凡朝廷達官顯人有事於河南山西湖廣貴州黔蜀秦隴與西南諸夷西域諸國朝貢之使之陸出者必由之送迎無虛日其難可知

矣而侯之得人心如此其才德之美豈不誠賢於人遠哉今天子篤意養民慎郡守之選詔大臣薦舉璽書奬勵而遣之此豈獨為郡守榮哉蓋以為民也士苟有志於民可以行道也故視有得之者心特重之若侯久於其任而政績彌顯不尤可重乎昔漢黄霸守頴川得吏民心及入為京兆吏民日夜思之不能忘逮其臨也其化益易行郡中愈治至今稱為郡者以黄霸為首今保定之人之於侯不亦猶頴川之於霸乎侯益有以副其

所望哉予既重周侯故採其吏民之意而為序以贈之

贈謝郎中詩序

肅敬名莊常州武進人以明經取永樂乙未進士為兵部主事秩滿陞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其為主事已謁然有時譽及陞正郎益以勤慎得名既三年吏部考績以為稱言於上進階奉政大夫以所居官贈其父而封母為太宜人妻亦封宜人皆錫之誥命君子咸以為宜時太宜人在堂尚康強無恙肅敬於是謁告歸省焉其

同列之賢皆賦詩以送之而請予為序予嘗竊歎國朝之待仕者誠可謂厚矣葢前代之所未有也周家忠厚之澤至文武而極盛當時仕者莫不盡心於王事而不顧其親然四牡之詩探其情而勞之惟曰將母來諗葢設言以慰之而已若使之遂其情以伸一日之養則未見其必然也漢唐之世封贈之典歸省之令未之有考宋之盛時封贈則有之矣使之歸省而著為令則無也歸省或有之矣給之楮幣使得以將其意則無也夫既

加之以封贈之美申之以歸省之榮而又與之以費而遣之皆前代之所未備則其待仕者豈不誠厚矣乎列聖之仁所以與天地並也仕者之遭遇若此豈非幸哉然則諸公於肅敬之歸而贈之詩以致其頌美之意蓋宜矣抑予嘗聞之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君臣之義也雖相與道其常而所以事君者不可以不厚况施之厚者乎施之厚則其報也宜加厚矣國家之厚於仕者已超於前代仕者豈可以尋常圖報哉盡心於其道而每加

厚焉至於終而後已猶恐不足以為報也則肅敬之歸其可以久於外乎君盡仁臣盡忠此予相勉之意也故因序其詩而道之

贈太醫胡秉常序

予濫官京師於他術無所好惟於醫特重以謂醫者人之司命有緩急可託也故當時之名能醫者皆樂與之遊而學士曾公又亟稱胡君秉常為人子心重之然未得見也間過中書舍人解君禎期而秉常適在焉因得

識之而秉常之意亦若喜與予接者蓋胡氏本廬陵人其徙居番昜纔四世秉常重水木本源之義而於廬陵之士特厚是故喜與予接也聽其言察其所行蓋守禮而好仁者守禮而好仁斯其賢於人也矣未幾予有病不能朝蓋身熱頭痛氣促而神昏而又加嗽焉秉常聞之亟來視飲予以善藥踰六七日而疾解然尚不能飲食形顏羸憊秉常視予脈曰此脾胃弱耳今當理脾胃脾胃勝則食進而體充矣又數戒予宜平心易氣勿暴怒

怒則肝氣旺而脾氣益弱予謹用其言又服藥半月而全安既而予婦有病亦求秉常秉常皆欣然切脉投劑無驕心無吝色其詞氣益温然謙慎若未嘗有所施者秉常其誠賢於人遠哉予嘗謂聖人制醫藥以濟人天死其心之仁蓋與天地之心同也為是道者亦當以仁存心而施之不怠然後無負於聖人無愧於天地古之君子既皆如是矣而後之君子則有未盡然者蓋貪利務得之心勝慈愛惻怛之意微也於是而吝於所施苟

有所施則意傲然不可近甚者致其浮誕之說抑揚高下以求快於已卒亦少見其成功聖人仁同天地而斯人以是心行之則將謂之何哉秉常其庶乎古之君子也夫人有善於已而使之闇而不彰不可也予故序以贈之俾傳焉

萬安鄧塘張氏族譜序

鄧塘張氏於萬安為大家其初譜諜甚詳遭元季兵燹之餘雖僅有存者然皆殘缺失次洪武中有子常者歎

舊譜之不全無以示後人乃質前聞參稽故牘錄為譜圖斷以景達為始祖由景達而上不能詳不能詳者則缺焉錄其可知而缺其不可知此作譜之法也今三十餘年復榮又增脩之凡十五世然尚未成書因來京師介予表弟彭仕清求予序予謂古者世族大家必有宗法支庶雖繁而皆統於宗歲時有事於祖廟則凡為子孫者皆至焉尊卑有倫少長有禮孝弟之心生仁厚之俗成矣後世宗法廢而族無所統其流之弊至相視如

途人於是士大夫家有譜諜著其本而聨其支猶足以正倫理篤恩誼為子孫者亦得以究其所自出則思善繼於無窮而不敢輕其身所係之重如此其可廢哉張氏之先多以科第顯由他岐進仕者亦有之其官自州縣以至典學校職戎行者相望於前後迨乎國朝禮部侍郎子平為最顯葢自其先積善儲祉而能學問以成之故若此其盛也豈偶然也哉於乎善者天之道也故為善者天佑之天佑之則其盛也固宜歷觀前代以來

閥閱之家至久而益盛皆善以啓之善以繼之其中或有少衰者要之如貞松勁柏雖不免於雪霜然終不與小草同腐及其時至則復滋茂蓋所稟者厚故也若或以善為不足為而甘為不善雖暫逞於一時鮮有不危其身而辱其先然則為故家大族之後者可不知所務哉勤於詩書之習篤於德義之脩相繼而不渝則雖百世猶盛也予嘉復榮能脩譜牒足以正倫理而篤恩誼又欲張氏子孫皆勉其大者遠者而不輕其身故為之

序

乾隆御覽之寶

抑菴文後集卷十三